今成漁業重鎮 昔日荒灘僑港

逾萬名越南歸僑安置地 四十載滄海變桑田

1978年5月，19歲的周玉富六姐弟和父母擠在一艘5米來長的小木船上，從越南海防的婆灣島出發，在北部灣的海面上漂划了六天六夜，終於在廣西北海市一個叫做「地角」的小港灣上了岸。和周玉富同樣因歷史原因前往北海的有1萬多越南歸僑。翌年，廣西批准在這裡成立唯一一個安置歸僑的鎮級行政區域「北海市僑港人民公社」，後來更名爲僑港鎮。41年過去，周玉富登陸的這片荒灘，如今已是整個北部灣最繁華的漁港、十里銀灘上的魅力風情小鎮，更成爲聯合國世界難民安置的典範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進、蘇征兵 廣西報道

■現在的僑港每年魚貨交易量50萬噸，成為廣西最大、全國有名的漁業重鎮。 網上圖片

天剛剛矇矇亮，61歲的周玉富早早出了門，他要去碼頭上迎接頭一天下午即出海、打了一整夜魚剛剛返港的兒子。「我家這條漁船不大，才25米長，一夜下來少的能打個三四噸魚，多的時候能到七八噸。」周玉富滿懷期待地唸叨着。自8月16日北部灣開海後，全家人再度忙碌起來了。

廣西最大漁業鎮

「剛回國那時候，全家八口人身無長物，只有聯合國難民署發的每人20公斤雜糧，擠在一個12平方米的帳篷裡，只有2張小床，回國過的第一個新年，手上只有一塊錢，」回想起41年前的往事，周玉富不由感慨萬千，生活的重壓曾讓他對前途一片迷惘。

「現在每天打打牌，接送孫女孫子，悠閒得很嘛。」周玉富的牌友、57歲的胡和喜接口說，而周玉富88歲的老母親更沒想過如今五世同堂的日子。

目前，僑港每年魚貨交易量50萬噸，成為廣西最大、全國有名的漁業重鎮，海產品加工業從以前僅有的兩家小加工廠，發展到如今的十餘家精深加工品牌，年加工量達20餘萬噸，遠銷歐美、日韓及港澳台、東盟。陸地面積僅半個平方公里的僑港鎮，GDP早已超過30億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，人均收入在3萬元以上。

成旅遊新名片

進入秋季，北海的旅遊高潮漸漸回落，但在僑港風情街，依舊是夜夜高潮，數百家商舖的風情街上，遊客絡繹不絕，尤其是一公里多長的僑港風情美食街，緊鄰碼頭的人行道一到夜晚即被海鮮大排檔「佔領」，幾乎座無虛席，成為人們最愛的「深夜食堂」。

如今到僑港鎮旅遊的遊客，不僅能看海景、嚐海鮮、玩海水、吹海風，還能嚐到地道的僑港特色小吃、越式菜餚。每當夜幕降臨，尤其是夏天，風情街上風情萬種，操着不同口音的遊客和當地居民早已三五成群，一邊品嚐各種風味小吃，一邊消暑談笑，人們或暢飲一杯菠蘿冰，或品嚐幾條越南捲粉，享受陣陣螺香，愜意無比。

當地政府在僑港鎮開闢僑鄉風情街，把中國、越南、柬埔寨、泰國的特色小吃都引進來。每到夜晚，風情街燈紅酒綠，僑港糖水、捲粉、春卷、煲仔粉、雞絲粉、蟹仔粉、炒冰、炒螺等100多種小吃逐漸興起，同時街頭上出現越南春卷、咖啡等域外商品，吸引着越來越多的遊客品嚐和選購。越南話、廣東話、普通話的叫賣聲此起彼伏，黃皮膚、白皮膚、黑皮膚的遊客紛至沓來……

蜃家婚禮是僑港鎮的特色節目，慕名而來的遊客都盼望能一睹為快。僑港人感悟到這一商機，2018年休漁期間在漁港內推出大型蜃家婚禮表演活動，龍舟、花艇、獅龍、鑼鼓一併上場，鹹水歌對唱，夫妻拜堂，聲樂陣陣，遊客近距離看到顛船接親，聽到粵語山歌，興奮得情不自禁。

「僑」字特色，令僑港鎮成為內地聞名的旅遊景點，濱海風光、蜃家風情、越式餐飲是僑港的三張「名片」，為了打造「玩在銀灘、吃在僑港」品牌，政府對組成風情節的僑北路、僑南路進行改造，並向小港北一、二路延伸，形成了兩條新的風情美食街區。今日僑港風情街，正在成為「一帶一路」異國風情特色一條街。

根據統計，2018年，僑港接待遊客超過350萬人次，旅遊總收入超過6億元。

■當年的老照片記載當地政府正向歸國的難民發放救濟糧油、副食品及物資。 受訪者供圖

■曾經的越南華僑周玉富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征兵 攝

■這張資料圖片顯示，很多難民當年就是划着圖中的小漁船回國的。受訪者供圖

祖國關懷溫暖僑港人

幾位老漁民的講述，將我們帶回到41年前——那是1978年3月的一天，在廣西北海的外海上出現幾十艘大小不一的木帆船，爭先恐後地湧向北海。這些船大都沒有機器，靠風帆和櫓搖行進，發出「吱吱」的響聲。此後幾個月，每天都有幾十艘木帆船進入地角漁港……

漁村的難民點

這是被當時的越南當局驅趕至海上的華僑難民船。由於歷史原因，中國有100多萬華僑居住在越南的南方和北方，其中在西貢(今胡志明市)就生活着60多萬華僑。1955年，中越兩國就華僑歸屬問題達成過協議，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，雙方確認旅居越南北方的華僑，在和越南人民享有同樣權利的前提下，按照自願原則，可以逐步轉為越南籍公民。居住在越南南方的華僑問題，則須等到越南南方解放之後，再由兩國另行協商解決。1965年以後，越南當局開始推行「越南化」政策，對華僑進行了各種限制。對越南北方的華僑，越南當局也不再按1955年協議，製造了一系列驅趕、劫持等嚴重暴力事件，使被趕回中國的難僑急劇增加，另有數十萬越南難民逃往東南亞各國，其中香港就接收高達20萬越南難民。

63歲的黃家光目前在惠華漁業公司負責天氣信息工作，他說，41年前，全家12口人擠一條6米船上，女兒只有1歲多，在海上漂了差不多半個月才踏上祖國的土地，「被迫離開越南時什麼都沒有，就隨身幾件衣服和船上的幾十斤米，好擔心啊，不知道以後怎麼辦才好」。

北海市政府在地角漁村搭了很多臨時棚屋收容難民，並向難民發放柴、米、油、鹽、糖、肥皂等生活物資，設立衛生所為難民檢查身體和治病。

中國國務院僑辦和聯合國難民署幾經磋商和考察，決定在北海市郊區電建村附近的一個天然港灣建設「華僑漁業公社」安置難民。6年後，僑港鎮正式成立，成為中國最小的一個建制鎮，轄區面積1.1平方公里，陸地面積僅0.6平方公里。

「祖國接納了我們」

歸僑出身的漁業公司經理李永興說，旅越華僑拖兒帶女搖着小船漂到北海，祖國接納了我們，專門劃出僑港這個地方進行安置，從此我們有了自己的「家」。從被驅趕被歧視漂泊海上九死一生的難民，轉眼成為安居樂業的中國公民，是中國政府給予僑港人第二次生命。

41年前的僑港鎮，是一片荒蕪的亂泥灘，建鎮之初只有不到300條小船，全部資產不到1,000萬元，如今僑港人經營各等級漁船2,075艘，40年前整個僑港的資產還不如現在的一條船。

「直到回到祖國才心安了，不再漂泊了，又趕上祖國搞改革開放了，生活很快就越變越好，做海鮮生意、辦水產工廠，有手藝的各顯神通。」黃家光說，1988年他就蓋起了2層樓新房，1991年花了70多萬在香港買了一條二手船，在打魚同時經營海鮮加工。直到2009年，自覺已經「打夠了魚」的黃家光賣掉了所有三條船，如今手握數棟「豪宅」的他，繼續在漁業公司為出海的漁民兄弟們做天氣信息服務工作。

「僑港40年翻天覆地的變化，祖國的關懷溫暖着我們僑港人的心。」李永興說，特殊的那段經歷讓僑港人對「祖國」有着更深刻的理解，對祖國的感情尤其不一樣，今年8月16日北部灣開海節上「開海祈福儀式」的最後，是500名漁民手揮國旗齊聲高唱《我的祖國》，唱了一遍所有人都意猶未盡，緊接着又連唱了三遍，「因為我們深深明白，只有祖國強大，我們才會幸福，我們廣大漁民在海上作業的同時自覺維護國家主權和海洋權益，用行動表達對祖國的感激之情。」

從「石窟校舍」到「夢想小學」 不變的是理念

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，容納二十多人的山洞裡，孩子們席地而坐，課程是老師從寺院學來的簡單計算和文字。這是20世紀中葉，拉吾尕村小學的真實寫照。

拉吾尕村坐落於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的巴塘草原，海拔4,000米左右。1962年，民辦教師昂囊一手創辦了拉吾尕村小學。當時，學校在山坡上的山洞裡，後被人們稱作「石窟學校」。

如今，走進山腳下的拉吾尕村小學，一座在高原陽光下熠熠生輝的教學樓映入眼簾，而曾經的山洞依然立在學校的後山坡上。木質樓梯、階梯教室、遠程式教學設施，太陽能取暖裝備，走進教室彷彿進入草原上的童話城堡。

「2010年，玉樹遭受特大地震，學校成了廢墟，但在政府與社會各界的幫助下，孩子們在板房和帳篷教室內很快恢復了上課。」校長扎西卓瑪說。

教學質量顯著提高

現在，這所學校有7個老師，115個學生，3個年級和一個學前班，平均每個老師一周有30節課，一天最少有5節課。「現在老師們的收入都改善了許多，我們平均工資大約是6,000元左右，每年還有3,000元的艱苦津貼。」31歲的才仁拉毛是數學和藏文老師，自2013年到這裡任教至今。

下課鈴響，放學了。9歲的江巴丹增並未離校，拿出書本，他開始寫藏文作業。看到記者，他笑着拿起自己的藍色文具盒，「這是今年爸爸給我的禮物，上面有我最喜歡的奧特曼」。此刻，他的爸爸正從十幾公里外騎摩托車趕來接他。

放學後的鄉村小學沒有一下子陷入安靜，大約三分之一的學生都等父母來接。有的學生圍成一圈，站在升旗台邊寫作業，有的舉着書本在草坪上大聲朗讀，還有的在灑滿陽光的校園裡追逐嬉戲。

「藏區農牧民的生活越來越好，很多家長都非常重視孩子的教育。」才仁拉毛說，多數家長滿意這裡的教學質量，有的從30公里外的鄉鎮慕名而來。

「同步課堂」啓動

扎西卓瑪告訴記者，自2017年起，玉樹市第一完全小學和拉吾尕村小學啟動了「同步課堂」遠程教學試點項目，相距20多公里的兩所城鄉小學利用高速光纖傳輸技術和「智慧雲教育」平台系統，實現了遠程實時互動交流發言和解答。

「為了孩子能享受更好的教育，有的家長在學校附近租房子或搭帳篷居住，一邊外出務工，一邊照顧孩子。」才仁拉毛指着校門外的幾座帳篷，有的帳篷上已經飄起了炊煙。

60歲的奶奶索南卓瑪正忙碌着晚飯，等她的孫子放學回來。她告訴記者，現在每天就是給孩子做飯，照顧他們的生活，兒子和兒媳婦則在上山放牧。「學校可漂亮了，天冷也不用燒牛糞。希望我能平平安安照顧好這幾個孩子，直到他們考上大學的那天。」

「從『石窟學校』到牧民心中的『夢想小學』，變的是不斷改善的生活環境與教學條件，不變的是扎根鄉村的教師教書育人的理想，還有孩子們好奇純真的目光。」扎西卓瑪說。